



中國革命史話

1919—1949

第四卷 北伐凱歌

主編 夏以溶 副主編 趙迎生
趙東亮 鍾 鋼著
湖南少年兒童出版社

(湘)新登字 006 号

zhōng guó gé míng shǐ huà

中国革命史话

北伐凯歌

赵东亮 钟 钢 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排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字数:21万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25 插页:6
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熊楚健

封面设计:郇 渊

印数:1—52,000

ISBN7-5358-1114-0/I·342(儿) 精装定价:14.20元

平装定价:8.90元

书名题字：江泽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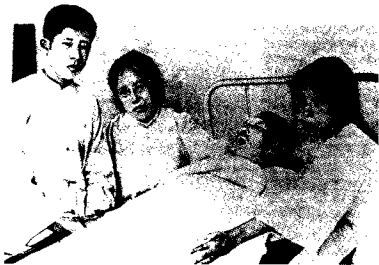
中國革命史話

继承革命传统
开创历史新篇

为中国革命史话卷

胡绳题





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国民党右派暗杀。（左二何香凝，左一廖承志，右一廖梦醒）



1926年3月18日，北京市民举行反对段祺瑞政府的游行示威。图为段祺瑞政府卫队与示威群众对峙的情形。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正式开始北伐,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台上左一为蒋介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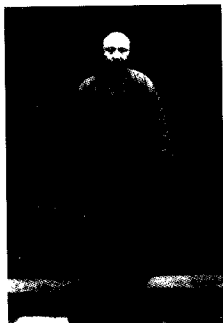
1926年9月至11月,北伐军在江西歼灭了孙传芳的主力,占领南昌、九江等地。图为北伐军的兵车由江西德安车站开往前线。



上海工人起义时，工人、学生和市民在老西门一带与军警对峙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下令查封各种革命团体，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



1927年4月28日，
李大钊在北京被军阀张
作霖杀害。



1927年6月10日，汪精卫、谭延闿等武汉政府要员在郑州与冯
玉祥举行会议

目 录

第六十一回	英巡捕镇压示威 总工会发动“三罢”	(1)
第六十二回	国民党政府改组 戴季陶主义出笼	(18)
第六十三回	廖仲恺党部遇刺 胡汉民苏联“考察”	(33)
第六十四回	革命军统一整编 许崇智卸甲去沪	(46)
第六十五回	勇民众首都革命 郭松龄滦州倒戈	(59)
第六十六回	西山派另立中央 革命者笔伐右派	(71)
第六十七回	国“二大”广州筹办 议会厅代表论争	(81)
第六十八回	反革命直奉联手 屠民众段府逞凶	(94)
第六十九回	独立团赴湘援助 革命军挥戈北伐	(107)
第七十回	铁四军无坚不克 吴子玉弃甲丢兵	(121)

第七十一回	北伐军江西突进 三路兵南昌合围	(140)
第七十二回	杨虎城西安固守 冯玉祥五原誓师	(154)
第七十三回	大上海工人起义 南中国农民夺权	(168)
第七十四回	众军阀南下讨赤 国民军东出潼关	(185)
第七十五回	国民党争论迁都 蒋介石背叛革命	(198)
第七十六回	李大钊北京就义 共产党“五大”召开	(213)
第七十七回	鄂政府二期北伐 假左派原形毕露	(222)
第七十八回	蒋介石无奈下野 孙传芳乘机兴兵	(238)
第七十九回	张作霖粉墨登场 蒋介石复职北击	(252)
第八十回	皇姑屯大帅遇害 东三省学良易帜	(268)
参考资料		(286)

第六十一回

英巡捕镇压示威 总工会发动“三罢”

话说孙中山先生接受苏俄代表建议，在 1924 年初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且允许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在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国民党的势力迅速向全国发展。国共合作的革命力量的发展，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全国人民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的呼声日高。这预示着一场席卷全国的反帝大风暴即将来临。

上海是帝国主义侵华的最大基地，也是中国人民进行反帝斗争的前沿阵地。1925 年春天，上海涌动着三股反帝潮流，规模越来越大，其中最大的一股，当首推日商纺织行业里的工人运动。

当时，英、日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日本对华经济侵略，以纺织行业发展最快。在 1925 年，仅上海一地，它就拥有内外棉、日华、大日本、丰田、同兴、东洋 6 个会社，其中以内外棉纺织会社最大，拥有 11 个纱厂，17000 多名工人。日本资本家对中国工人进行了极其残酷的剥削。那时工人在内外棉工厂做工，劳动时间很长，工厂实行所谓“六进六出”制度，即早上 6 点钟进厂，下午 6 点钟出厂，每天劳动时间长达 12 个小时。每逢周末加夜班，加班工人的劳动时间竟长达 18 个小时！日本的厂主、领班对中国工人群众极尽野蛮虐待之能事，根本不

把工人当人看。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在上海滩找 100 条狗难，找 100 个工人容易。”因而他们把打骂工人视作家常便饭。由于经常殴打工人，日本人发明了许多口头禅，如把用脚踢工人叫作“吃火腿”，用手指骨节敲打工人头颅叫作“赏毛栗子”，等等。在工厂里，常常可以看见有工人被打得鼻青脸肿，就是被打致残，也不算稀奇事。

除此之外，日本资本家还对中国工人进行人格侮辱，实行“抄身制”，下班工人离厂前，男、女分排两列，要一一接受包打听或抄身婆的“搜查”。中国工人劳动时间长，又备受虐待，而他们获得的工资却是最少的。那时内外棉厂里的中国工人日工资只有 3 角钱，进厂不久的新工人仅有 2 角左右。即使这样菲薄的工资，资本家、监工还要层层盘剥。当时有一种“规矩”，工人进内外棉厂，得先给厂主做半个月的活，所得的工钱存在厂里，叫作“存工”，说是退厂时发还，其实退厂时工人很少能拿到。资本家在工厂巧立“储蓄章程”，规定工人每月必须拿出工资收入的 5-10% 在工厂里“储蓄”。工人一旦被开除，这笔“储蓄金”也就归厂主了。此外，工人还要不时给厂主、领班“送礼”，除逢年过节外，那些厂主、领班总是巧立名目，今天“生日”，明天“喜庆”，总之是变着花样，让工人给他们“送礼”。更为恶毒的是，日本纱厂大量雇用童工为“养成工”，一面用更低廉的工资剥削工人，一面又用“养成工”来威胁成年工人。日本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榨，激起了中国工人的愤怒。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工人阶级即在自己的政党领导下起来同资本家进行斗争。

中共当时在上海开展工运的一个重要基地是上海大学。上海大学前身是 1921 年成立的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由于发生学潮，该校实行改组，更名为上海大学，公举于右任为校长。于右

任并不到校视事，实际上只是名誉校长。1923年4月，该校聘请共产党人邓中夏担任学校教务长，主持校务工作。邓中夏到任后，即锐意改革，他聘请著名共产党人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等人校任教，学校声望日隆。共产党人在这里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鼓励学生深入工区，开展平民教育运动。该校附设平民教育学校，以加强与工人的联系。这样，上海大学就成为党培养干部和开展工人运动的重要基地。

与此同时，共产党人还深入工厂集中的沪西地区，开办“工人文化补习学校”，以联络工人。1924年夏，在文化补习学校的基础上，成立了“沪西工友俱乐部”。党先后派蔡和森、邓中夏、李立三、项英、恽代英、向警予来到这里以加强领导。俱乐部采取通俗易懂、灵活多样的形式，向广大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党的宣传工作不久即收到成效，工人们纷纷来到俱乐部接受党的教育，阶级觉悟大大提高，俱乐部的成员迅速增加，由最初的几十人很快发展到数百人，1925年初更发展到2000余人，他们是党开展工人运动的骨干分子。到1925年初，党先后在19个日商工厂建立了秘密工会组织，还在几家工厂建立了党组织。这样，党在广大工人中取得了决定性的影响。

当中国工人阶级在自己政党的领导下提高了阶级觉悟并且已经组织起来的时候，他们再也不是任人奴役的牛马了，这时如果日本资本家再要无端侮辱他们，中国工人就要奋起抗争。

1925年2月2日，在日商内外棉八厂粗纱车间，一位夜班女童工临下班时靠着墙打盹，被日本领班发现。领班二话不说，上前对这位女工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同车间的女工见状，纷纷围上去，有的劝解，有的与领班讲理，领班照样拳打脚踢不止。工人们愤怒了，群起向日本厂主交涉，厂主则立即宣布将粗纱车间

的 50 余名女工全体开除。消息传到沪西工友俱乐部，俱乐部决定举行罢工，以抗议日本资本家的暴行。2 月 9 日下午，内外棉五、七、八、十二各厂工人同时罢工；接着，日商在上海的 22 家纺织厂工人纷纷响应，相继全部实现了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达 3.5 万人。这是日本资本家在华开办企业以来遇到的首次最大规模的罢工。日本政府和资本家始料不及，一下子慌了手脚，他们先是对北京段祺瑞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制止工人罢工，继而又开来炮舰在黄浦江上对中国工人进行军事恫吓。然而，日本帝国主义这些招数，对军阀政府灵验，对中国人民却一点也不灵，于是，日本资本家又转而采取挑拨离间手段，以分化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团结一致，日本资本家企图分化工人的伎俩，又未奏效。迫不得已，最后资本家只好坐下来与工人谈判，答应工人的复工条件。2 月，罢工胜利结束。

2 月罢工胜利后，广大工人的斗争热情进一步高涨，日商各厂的工会组织进一步完善，党的威信也空前提高。这种局面引起了日本资本家的严重不安，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在等待时机向工人进行反扑。到了 4、5 月间，市场上出现棉贵纱贱的现象。日本资本家认为时机已到，他们先是破坏复工协议，克扣工人工资，进而又开始打骂工人。日本资本家还把面定工资制改为计件工资制，并以最熟练的工人的产量作为计算标准，从而使大批工人的工资水平下降。中共考虑到这时罢工对工人不利，便指示工人用怠工的方法对付资本家。于是，日商各厂工人轮流怠工，怠工浪潮此起彼伏。日本资本家对中国工人的怠工行动非常恼火，便继续对工人挑衅。5 月 14 日，内外棉十二厂厂主突然宣布开除工人代表多人，当工人们去质问厂方时，却遭到资本家的铁棍毒打。当天，该厂夜班工人要求将被开除者复职，并以怠

工方式进行抗议。

5月15日清晨，当内外棉七厂工人上班来到厂大门口时，日本厂主突然宣布，由于十二厂工人罢工，缺乏棉纱，工厂决定停工待料。当时，内外棉十二厂是纺纱厂，七厂是织布厂，这两个工厂是业务协作单位，十二厂生产的棉纱供给七厂织布。实际上，七厂这时宣布停工，是日本资本家联合对付工人的一个大阴谋，企图借机离间十二厂工人和七厂工人的关系。因此，当事情发生后，沪西工友俱乐部及时提醒七厂工人不要上日本资本家的当。这样当资本家宣布停工后，七厂工人们仍然守候在大门口，坚持要上工。双方相持不下，最后经巡捕房调解，厂主答应停工两天，停工期间厂方发给工人半日工资，以后照常开工。于是日班工人开始离开工厂。然而，工人刚一离开，厂方即贴出布告，只说停工两天，而对发半日工资一事，未提只字。是日下午5时左右，七厂夜班工人又来上工，但资本家紧闭厂门，并否认发半日工资之事。工人们被激怒了，准备向厂内冲击。这时，日本的大班、点名员、印度巡捕全部躲进厂内，任凭工人要求，都不搭理。工人们更加气愤，一面高喊“我们要上工”，一面奋力冲门。站在最前面带领工人斗争的，就是共产党员、工会活动积极分子、年仅20岁的顾正红。

“哗啦”一声，大门撞开了，工人们一拥而入。这时候，守候在厂内的印度巡捕、日本大班、日本点名员、包打听，个个手持铁棍、刀柄、木棒，对冲进工厂手无寸铁的中国工人劈头盖脸地猛打。工人们躲避不及，有好几个人当场被打得头破血流。日本大班川村手里拿着手枪，腰间挎着佩刀，正指挥一群打手围攻工人，突然看到自己一向注意的顾正红迎面冲来，便扬起手枪，对准顾正红开了一枪。这一枪击中了顾正红的左腿，顿时，殷红的

鲜血顺着裤管流了出来。但是，顾正红没有退缩，他继续指挥着工人往前冲。凶残的川村见顾正红如此顽强，紧接着又向顾正红头部、腹部连击三枪，并拔出刀，向顾正红猛刺。顾正红倒在了血泊中。打手们见大班开了枪，也就壮了胆，挥舞着棍棒和刀，更起劲地向工人猛打、猛刺。这场搏斗，工人重伤7人，轻伤数十人。这就是“顾正红事件”的由来。

日本人残杀顾正红的流血事件发生后，内外棉厂工会发表宣言，公布事件经过，控诉日人暴行，并对日本厂主提出惩凶、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等8项要求。内外棉五、七、八、十二等厂8000工人愤而罢工，抗议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的罪行。共产党也呼吁社会团体抗议日本人枪杀中国工人的暴行，声援工人人们的正义要求。

5月17日，顾正红在捕房医院逝世。

5月24日，内外棉各厂举行大会，公祭顾正红。公祭会场设在潭子湾三德里。这一天，三德里人山人海，公祭会场一派庄严、肃穆、悲愤的气氛。会场四周，挂满了挽联、挽幛和悼念匾额。中间白色帷幕前挂着烈士顾正红的遗像，两边悬挂着沪西工友俱乐部领导人刘华亲手书写的横额“工人先锋”和挽联“先生虽死，精神不死；凶手犹在，公理何在？”公祭大会分设5处讲台，由各团体、各学校的代表轮流演讲，诉说惨案经过，控诉日人暴行。公祭大会实际成为一次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动员大会。

以顾正红事件为起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工人阶级迅速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怒潮，形成一股强大的反帝潮流。

就在中国工人阶级掀起反帝浪潮的时候，在上海，先于工人